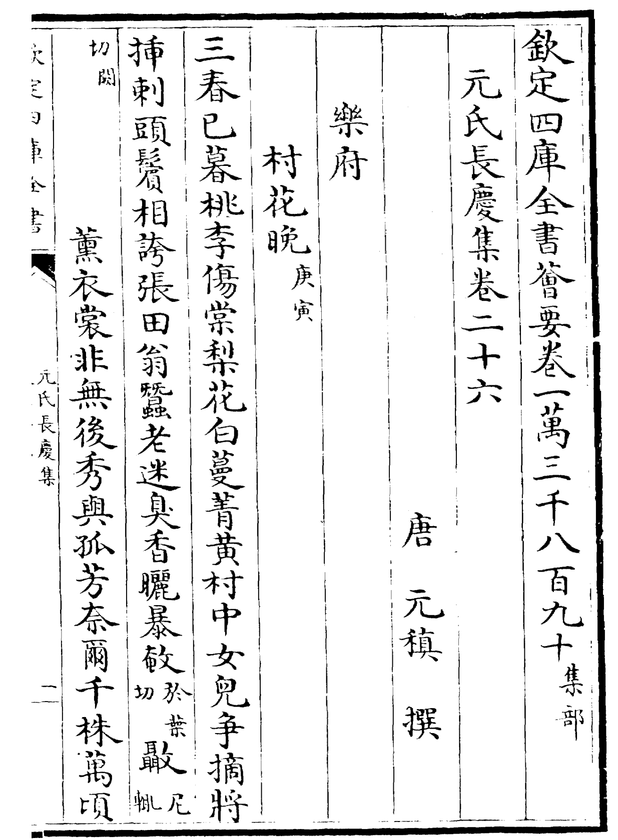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九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六

唐 元稹 撰

樂府

村花晚 庚寅

三春已暮桃李傷棠梨花白蔓菁黄村中女兒争摘將挿刺頭鬢相誇張田翁蠶老迷臭香曬暴攲 於禁切 𣪠 尼輒切 闕

薰衣裳非無後秀與孤芳奈爾千株萬頃

之茫茫天公此意何可量長教爾輩時節長

紫躑躅

紫躑躅滅紫櫳裙倚山腹文君新寡乍歸来羞怨春風不能哭我從相識便相憐但是花叢不迴目去年春别湘水頭今年夏見青山曲青山驛名迢迢逺在青山上山高水濶難容足願為朝日早相暾願作輕風暗相觸爾躑躅我向通川爾幽獨可憐今夜宿青山何年却向青山宿山花漸暗月漸明月照空山滿山緑山空月午夜無

人何處知我顏如玉

山枇杷

山枇杷花似牡丹殷(烏閒切)潑血往年乘傳過青山正值山花好時節壓枝凝艷已全開映葉香苞纔半裂緊搏紅袖欲支頤慢解(賀買切)絳囊初破結金線叢飄繁蘂亂珊瑚朶重纎莖折因風旋落裙片飛帶日斜看目精熱亞水依巖半傾側籠雲隠霧多愁絶緑珠語盡身欲投漢武眼穿神漸滅穠姿秀色人皆愛怨媚羞容我偏別

説向閒人人不聽曾向樂天時一説昨来谷口先相問
及到山前已消歇左降通州十日遲又與幽花一年別
山枇杷爾託深山何太拙天高萬里看不精帝在九重
聲不徹園中杏樹良人醉陌上柳枝年少折因爾幽芳
喻昔賢磻溪冷坐權門咽

樹上烏 癸卯

樹上烏洲中有樹巢若鋪百巢一樹知幾烏一烏不下
三四雛雛又生雛知幾雛老烏未死雛已烏散向人間

何處無攫麑啄卵方可食男女羣強最多力靈虵萬古惟一珠豈可抨彈千萬億吾不會天教爾輩多子孫告訴天公天不言

琵琶歌寄管兒兼誨鐵山○此後並新題樂府

琵琶宫調八十一旋宫三調彈不出玄宗偏許賀懷智段師此藝還相匹自後流傳指撥衰崑崙善才徒爾為須聲少得似雷吼纏（去聲）絃不敢彈羊皮人間奇事會相續但有卞和無有玉段師弟子數十人李家管兒稱上

足管兒不作供奉兒抛在東都雙鬢絲逢人便請送杯盞著盡功夫人不知李家兄弟皆愛酒我是酒徒爲吝友著作曾邀連夜宿中碾春溪華新緑平明船載管兒行盡日聽彈無限曲曲名無限知者鮮霓裳羽衣偏宛轉凉州大遍最豪嘈六么散序多籠撚我聞此曲深賞奇賞著奇處驚管兒管兒爲我雙淚垂自彈此曲長自悲淚垂捍撥朱絃濕氷泉嗚咽流鸎澁因兹彈作雨霖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一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

珊瑚低佪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
磬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去聲玉盤醉客滿船皆
暫醒自茲聽後六七年管兒在洛我朝天游想慈恩杏
園裏夢寐仁風花樹前去年御史留東臺公私蹙促顏
不開今春制獄正撩亂晝夜推囚心似灰暫輟歸時尋
著作著作南園花坼蕚臙脂耀眼桃正紅雪片滿溪梅
已落是夕青春值三五花枝向月雲含吐著作施罇命
管兒管兒久别今方覩管兒還爲彈六么六么依舊聲

迨迨猿鳴雪岫来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幽關鵶軋胡雁悲斷絃砉霍虢切皮骨相𩨗音砉又音離聲𩨗同上解層氷裂我為含凄歎奇絶許作長歌始終說藝奇思寡塵事多許来寒暑又經過音戈如今左降在閒處始為管兒歌此歌歌此歌寄管兒管兒管兒憂爾衰爾衰之後繼者誰繼之無乃在鐵山鐵山已近曹穆閒二善才姓性靈甚好功猶淺急處未得臻幽閒努力鐵山勤學取莫遣後来無所祖

小胡笳引

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

雷氏金徽琴王君寶重輕千金三峡流中將得來明窗拂席幽匣開朱絃究轉盤鳳足騣擊數聲風雨迴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泛徽胡雁咽蕭蕭繞指轆轤圓衮衮吞恨緘情乍輕激故國闗山心歷歷潺湲疑是雁鸊鵜音闢提砉騞如聞發鳴鏑流宮變徵漸幽咽別鶴欲飛猿欲絶秋霜滿樹葉辭風寒雛墜地烏啼血哀絃已罷春恨長恨長何恨懐我鄉我鄉安在長城窟

聞君屢奏心飄忽何時窄袖短貂裘臙脂山下彎明月

去杭州送王師範

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駿骨鳳毛真可貴

崗頭澤底何足論近世不以勲賢之冑為令族而以崗盧澤李為甲門去年江上

識君面愛君風貌情已敦與君言語見君性靈府坦蕩

消塵煩自兹心洽跡亦洽居常並榻游並軒栁陰覆岍

鄭監水李花壓樹韋公園每出新詩共聯綴閒因醉舞

相牽援時尋沙尾楓林夕夜摘蘭叢衣露繁今君别我

欲何去自言遠結迢迢婚簡書五府已再至波濤萬里酬一言為君再拜贈君語願君静聽君勿喧君名師範欲何範君之烈祖遺範存永寧昔在掄鑒表沙汰沉濁澄浚源君令取友由取士得不别白清與渾昔公事上盡忠讜雖及死諫誓不諼今君佐藩如佐主得不陳露訓所恩昔公為善日不足假寐待旦朝至尊今君三十朝未與得不寸晷倍璵璠昔公令子尚貴主公執舅禮婦執笄返拜之儀自此絶關雎之化皎不昏君今遠娉

奉明祀得不齊勵親蘋蘩斯言皆為書佩帶然後别袂乃可捫别袂可捫不可解解袂開帆悽别魂魂揺江樹鳥飛没帆挂檣竿鳥尾翻翻風駕浪拍何處直指杭州由上元上元蕭寺基址在杭州潮水霜雪屯潮户迎潮擊潮皷潮平潮退有潮痕得得為題羅刹石古来非獨伍員寃

南家桃

南家桃樹深紅色日照露光看不得樹小花狂風易吹

一夜風吹滿墻北離人自有經時别眼前落花心歎息更待明年花滿枝一年迢遞空相憶

志堅師

嵩山老僧披破衲七十八年三十臘靈武朝天遼海征宇宙曾行三四匝初因怏怏剃却頭便繞嵩山寂師塔淮西未返半年前已見淮西陣雲合

答子蒙

報盧君門外雪紛紛紛紛門外雪城中皷聲絶强梁御

史人覻步安得夜開沽酒户

辛夷花 問韓員外

問君辛夷花君言已斑駁不畏辛夷不爛開顧我筋骸官束縛縛遣推因名御史狼籍因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三兩枝折枝為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

廳前柏

廳前柏知君曽對羅希奭我本癲狂耽酒人何事與君

為對敵為對敵洛陽城中花赤白花赤白因漸多花之赤白奈爾何

夜別筵

夜長酒闌燈花長燈花落地復落床似我別淚三四行滴君滿坐之衣裳與君別後淚痕在年年著衣心莫改

三泉驛

三泉驛內逢上巳新葉趨塵花落地勸君滿盞君莫辭別後無人共君醉洛陽城中無限人貴人自貴貧自貧

何滿子歌

張湖南座為唐有熊作

何滿能歌能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自外徒煩記得詞點拍纔成已夸誕我來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飛仲春琯廣宴江亭為我開紅粧逼坐花枝暖此時有熊蹋華筵未吐芳詞貌夷坦翠蛾轉盼搖雀釵碧袖歌垂翻鶴卵定面凝眸一聲發

雲停塵下何勞筭迢迢擊磬遠玲玲一一貫珠勻款款
犯羽含商移調態留情度意抛絃管湘妃寶瑟水上来
秦女玉簫空外滿纒綿疊破最慇懃整頓衣裳頗閒散
氷含遠溜咽還通鶯泥去聲晩花啼漸嬾斂黛吞聲若自
冤鄭袖見捐西子浣陰山鳴鴈曉斷行巫峽哀猿夜呼
伴古者諸侯饗外賔鹿鳴三奏陳圭瓚何如有熊一曲
終牙籌記令紅螺盌

通州丁溪館夜别李景信三首

月蒙蒙兮山掩掩束束别䰟眉斂斂蠡琖阻限切覆時天欲明碧幌青燈風灩灩以陜切淚消語盡還暫眠惟夢千山萬山險

水環環兮山簇簇啼鳥聲聲婦人哭離牀别臉睡還開燈灺似也切暗飃珠蔌蔌山深虎横館無門夜集巴兒扣空木

雨瀟瀟兮鵑咽咽傾冠倒枕燈臨滅倦僮呼喚鷹於京切復眠啼雞拍翅三聲絶握手相看其奈何奈何其奈天

明別

酬鄭從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舊韻

海亭樹木何蘢葱寒光透坼秋玲瓏湖山四面爭氣色曠望不與人間同一拳墺伏東武小（龜山別名）兩山鬬構秦望雄（兩峯為秦望望秦二山）嵌空古墓失文種（墓在州城西山上圖經湖水到山迎）棺柩入海今所存古穴耳）骨兀怪石疑防風舟船駢比有宗侶水雲淜泱無始終雪花布遍稻隴白日脚插入秋波紅興餘望劇酒四坐歌聲舞艷烟霞中酒酣從事歌送我歌云

此樂難再逢良時年少猶健羨使君況是頭白翁我聞此曲深歎息唧唧不異秋草蟲憶年十五學構厦有意盖覆天下窮安知四十虛富貴朱紫束縛心志空粧梳妓女上樓榭止欲歡樂微茫躬雖無趣尚慕賢聖幸有心目知西東欲將滑甘柔藏府已被鬱噎銜喉嚨君今勸我酒太醉醉語不復能冲融勸君莫學虛富貴不是賢人難變通一本富貴不是賢人通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六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七

唐　元稹　撰

賦

奉制試樂為御賦 以和樂行道之本為韻依次用

臣伏奉庚寅之詔曰天子以樂為御其義則那臣以為引重任者無御不可播感德者非樂而何蟠乎地而際乎天周流既超於馬力發乎邇而應乎遠馳聲亦倍於

鑾和喻之為至此實居多大道既移則舞行象成於周載小戎或駕則琴音决勝於騶歌故聖王取彼驩然宜諸沃若制其節奏戒乎行作聽祈招之什冀絶跡於奔車賦盤遊之詞俾慮危於朽索是以南薰馳而虞德盛北里騁而殷道惡控海内當並鶩於勲華執人柄豈爭功於良樂斯御也動無險阻發自和平周旋罔害歡愛則行止之則優游靈府推之則浹洽寰瀛非勞輮軛但布壅英陋乎足跡運以精誠爾或馳驅難期於無災無

害我之步驟乃在於大鳴小鳴故曰得禽而詭遇不如
率獸以仁聲且跋涉者疲於山川條暢者格乎穹昊慕
入律而百蠻麕至錫有功而諸侯軌道豈出户庭非專
擊考乘六氣之辨哂六轡之徒施鼓八風而行如八駿
之非寶於是屏造父命后夔或無聲而至矣或先進以
道之豈獨周域中而利其銜策亦將肥天下而淪乎髓
肌若此則宇宙盖由乎一馬牽制盡在於四維雖質文
更變而公共操持莫不得之者昌失之者損俗化清而

鞭朴靡和順積而車書混故臣稹前此而言曰引重任者御為之先播感德者樂為之本伏惟皇帝陛下推是心而居其奥臣徒欲貢所聞而安敢窺其閫

善歌如貫珠賦 以聲氣圓直有如貫珠為韻依次用

珠以編次歌有繼聲美綿綿而不絶狀纍纍以相成偏佳朗暢屢比圓明度彫梁而暗繞誤風綴之頻驚響象而然非謂結之以繩約氣至則爾故可貫之以精誠原夫以節為珠以聲為緯漸杳杳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

悠揚綠水訝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霄環五星之一氣望明月而究轉感潛鮫之歔欷若非象煕乗之珍安能忘在齊之味其始也長言邐迤度曲纒綿吟斷章而離雖若間引妙囀而一一皆圓小大雖倫離朱視之而不見唱和相續師乙美之而謂連當其拂樹彌長凌風乍直意岀彈者與高音而臻極及夫屬思漸繁因聲屢有想無脛者隨促節而奔走以洞徹為精英比疵瑕於能否次第其韻且殷勤於士衡之文上下其音謂低昂於游

女之手窈窕遠矣緋細繹如髣髴成象玲瓏構虛頻寄詞於章句之末顧連光於咳唾之餘清而且圓直而不散方同累丸之重疊豈比噴泉之撩亂懼無知者初惘默於暗投善則反之乃因循於舊貫美清泠而發越憶輝光之璀璨始終雖異細大靡殊中規矩於圓折成條貫以縈紆似是而非賦湛露則方驚綴冕有聲無實歌芳樹而空想垂珠美惡難掩前後不踰亦比掄材而至者豈獨善歌之謂乎

鎮圭賦

以王者端拱四維鎮寧為韻依次用

天子之鎮圭十有二寸其長義在撫十有二州之域而為億兆之王圭比德焉所以美特達之美鎮大名也有以示彈壓之强以之徵守則有土之臣至以之恤患則受災之地康當宁乃無為於南面朝日乃有事於東方會百辟而執之班五瑞於来者作山龍之端表我則清光皎然雜蒲穀以成行爾則鞠躬如也想夫彤闈乍曉碧砌生寒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峰之冠瑤岫透爐烟而

迴出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荒於度内故捧必當心握萬務於掌中故大不盈拱映冕旒則璿樞星綴間黼黻而瓊枝花擁豈獨使威儀可觀亦以明社稷有奉美哉聖人之制器也靡不有類鋭上以象天方下而法地備采章以晝飾瑑崇髙而定位夫衆色不可以雜施依方靣之正者惟五羣山不可以咸寫選域中之大者有四盡舉凡而得一故相傳而莫二義存敬慎道在厎綏詳觀組約足辨操持俾經制之不

亂若繅藉之相維況國家備物繼周垂衣體舜自天有命非因桐葉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鎮豈惟傳歷代之瑞寶抑亦彰受命之符信者也重曰圭銳也膺作思而百志靈鎮安也安於道而萬物寧亦嘗三復斯名矣所以表道德之維馨若此則君為道之本器乃道之形苟能據於道而依於德亦可以執無名之璞而逍遥乎大庭

觀兵部馬射賦以藝成而動舉必有功為韻

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徳擇材官而奮武衛兼以超乘者為雄不惟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以多馬為能故以馬為試以得禄為美故以鹿為正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争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末習庶一舉而有成於是馬逸駁駁士勇佂佂蓄鋭氣候歌詩初聽釆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妙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曽驥足之展矣

翻猿臂而射之揮弓電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决裂罷
䝙𤠣爾摧班示偏工於小者安然飛鞚故無憂於殆而
信候蹄之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
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乗破竹之勢善量力
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争先莫肯為後皆曰措枉
於肘十得其九忝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
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
引滿雷砰騰凌飈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札而出乃

知来者之藝盖亦前人之匹若此則蹲甲壯基揚觶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末總豈比乎浮雲迴度開月影而彎環驟雨横飛挾星精而掟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鵷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閲騎從於南宫貢士之程職司其舉會欵塞五方之俗觀校埒百夫之禦得儁為雄惟能是與星郎草奏上獻拱辰之防天驕解顔喜見射鵰之侶客獨顧之而笑曰此盖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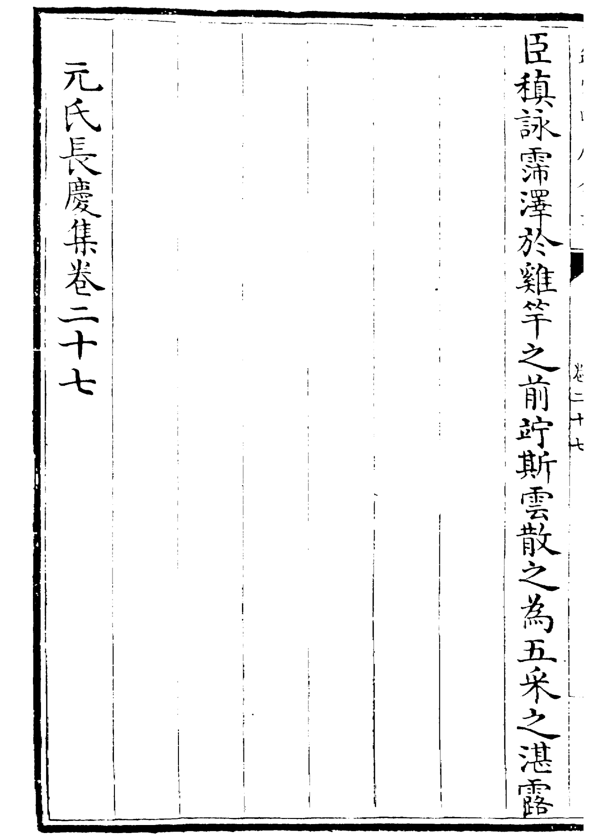
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礪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

郊天日五色祥雲賦 以題并賦字為韻

臣奉某日詔書曰惟元祀月正之三日將有事於南郊直端門而未出天錫予以雲瑞是何祥而何吉臣拜稽首敢言其實陛下秉五位而出震迎五帝以郊天五方騰其粹氣故雲五色以相宣控壇乍直捧日初圓獸蹲而龍鱗熠熠鳥跂而鳳翼翩翩羽盖凝而軒皇暫駐風

馬駕而王母欲前影帶旂常疑錯繡之遥動昭章文物皆搞錦之相連觀之者無小無大謂之曰若烟非煙昔者卿雲作歌於虞舜白雲著詞於漢武皆跂望而為言非仰觀而遂覩今陛下德至天地恩覃草莽當翠輦黄屋之方行見金枝玉葉之可數陋泰山之觸石方出鄗高唐之舉袂如舞昭布于公侯卿士莫不稱萬歲者三並美于麟鳳龜龍可以與四靈而為五於是載筆氏書百辟之詞曰郁郁紛紛慶霄之雲古有堯舜幸得以為

君象胥氏譯四夷之歌曰煒煒煌煌天子之祥唐有神聖莫敢不来王帝用愀然曰予何力澤未周於四海雲胡為而五色来爾羣后舉爾衆職因五行以修五事由五常以厚五徳正五刑以去五虐繁五稼以除五賊茍順夫人理之父子君臣安知夫雲物之赤黄蒼黑進我輦路就我陶匏雖有光華之萬狀不若豐穰於四郊凡百庶寮相趨而顧稍疑江上之綺果異封中之素補天者雖欲抑之而不出呑筆者安可寢之而無賦越明日



臣稹詠霈澤於雞竿之前竚斯雲散之為五采之湛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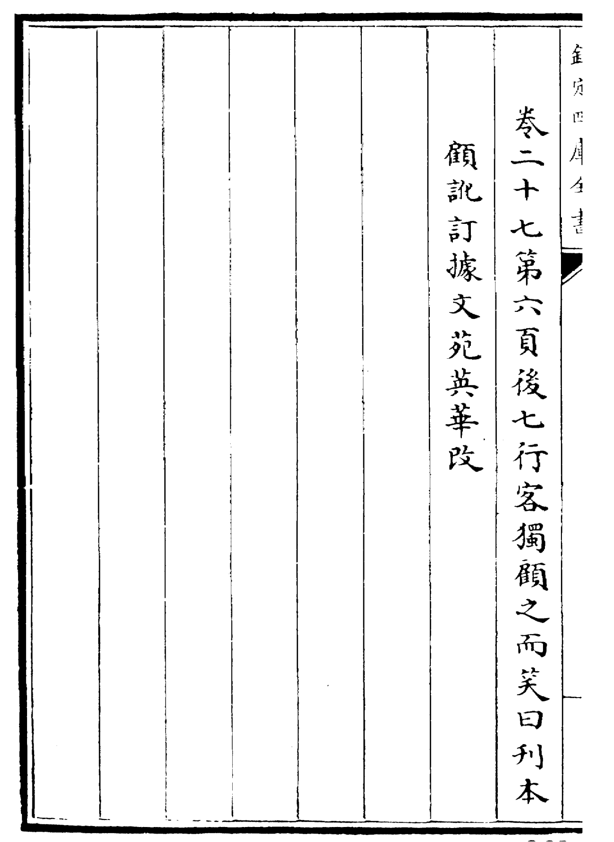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四第四頁前三行彩色顯類衆馬欺刊本彩訛衫據全唐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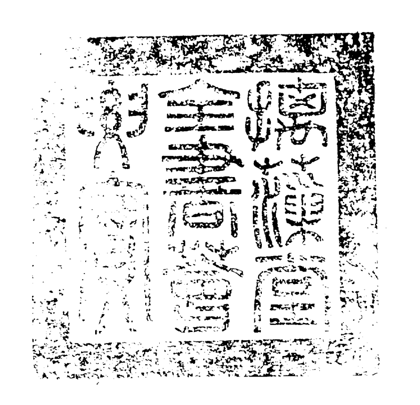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一行每聽此曲能不羞刊本聽訛說據全唐詩改

第九頁前五行漢祖過沛亦有歌刊本過訛歌據全唐詩改

卷二十五第五頁前八行雛鴨拂爪血迸天刊本爪訛鷂據全唐詩改



卷二十七第六頁後七行客獨顧之而笑曰刊本顧訛訂據文苑英華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八

唐 元稹 撰

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校書郎時應制考入三次等充勅頭

授左拾遺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

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杞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巳之至諫進無用之虛文切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發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

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遠莫斯為甚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兹疲氓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廸來哲之懷眷兹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

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予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漢文帝羞不若堯舜始以

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然後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禄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

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内務切黎元求斥己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茍便人雖繁必獻言茍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體用之目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茍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

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置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伏讀聖策乃見陛下悼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韃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

氣和揔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舉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念歲廵時邁之典則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傜戍作興氣感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

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户減户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絶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將欲興禮樂在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在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畧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葢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

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邉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輯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畧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

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茍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無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横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惷朴愚謹不能自遷者

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户藏富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憯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賦既如彼惰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遊之户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

法減冗食之徒絶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徭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户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教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悠懲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幷吞之後將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

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元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文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殖嘉

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待之者芟夷錢子踐反古田器鎛伯各切田器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禹舜而種皐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存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

反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以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絶離之學茍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蒞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又若是乎哉其

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令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絶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葢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

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繢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按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按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

按定曰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藉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内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内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應

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叙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鏡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為心端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

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聲響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

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

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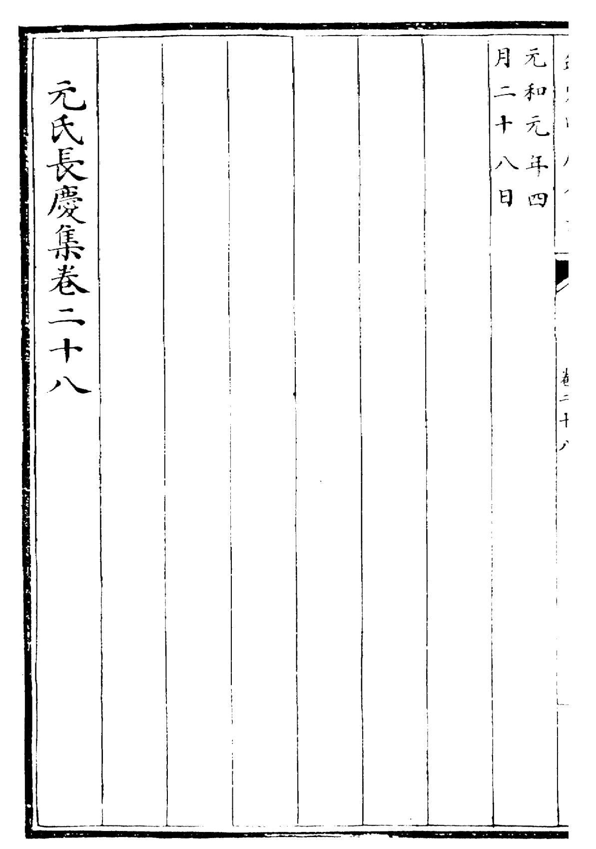
懽康未始有極何忍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

以為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慘怛悲愁五十年矣自

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

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

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三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九

唐 元稹 撰

書

論教本書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邵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邵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

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馽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

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邵公右伯禽魯而太
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
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
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
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
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盱天下以為貴莫見
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
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宮矣

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寃死無以自明而况於疏遠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處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

子也選知道徳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宫僚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至於武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近胡安金藏剖腹以

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兹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之甚也近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

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宫優笑之間無周邵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

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

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葢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輙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與史館韓侍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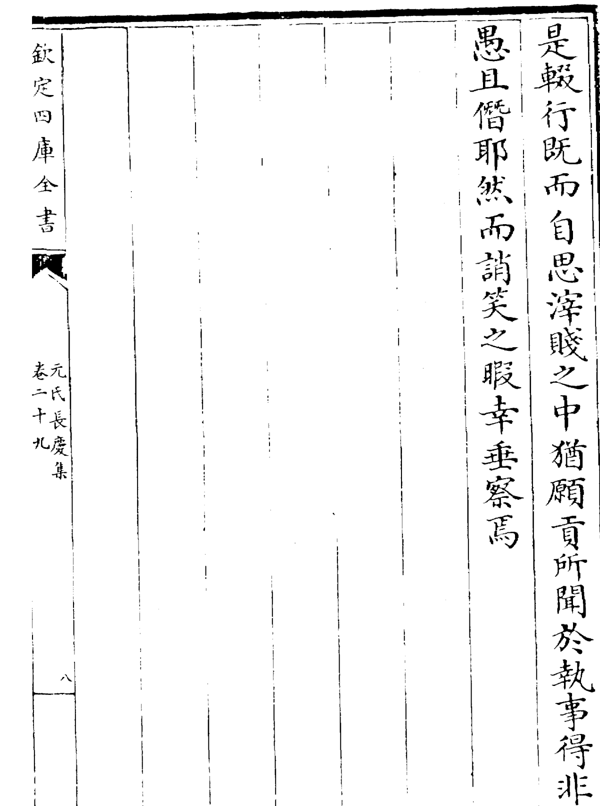
侍郎退之足下槙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逢遊善逢即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隐於衛之青巖山採訪

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值禄山朝奏京師愬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禄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禄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隐青巖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禄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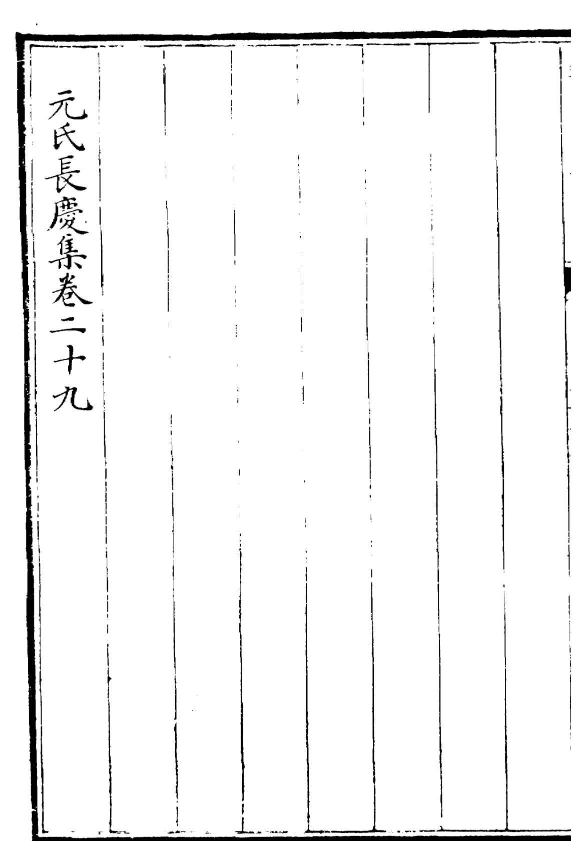
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詰
元帥府至則號摽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
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褫拜之
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辨所從
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懦者之
所不為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
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
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為鵷為

鷙世變為虵為豕為獍為梟者十恒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禄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盖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叅合古今之士蓋百一焉積常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顔太師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

穡節用以給足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游逄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葢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瘦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積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



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顧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耶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

唐 元稹 撰

書

敘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

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各變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為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剥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俟

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宫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

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閒暇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

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

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脩廣之度及匹

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司馬通州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説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恵復無埀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

有習通之俗者曰通之地濕墊畁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虵虺之患小有螟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囓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詰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

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襭箱笥比夫格奕

㩳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奕㩳塞

之戲乎昨行巳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

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

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

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

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閒

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

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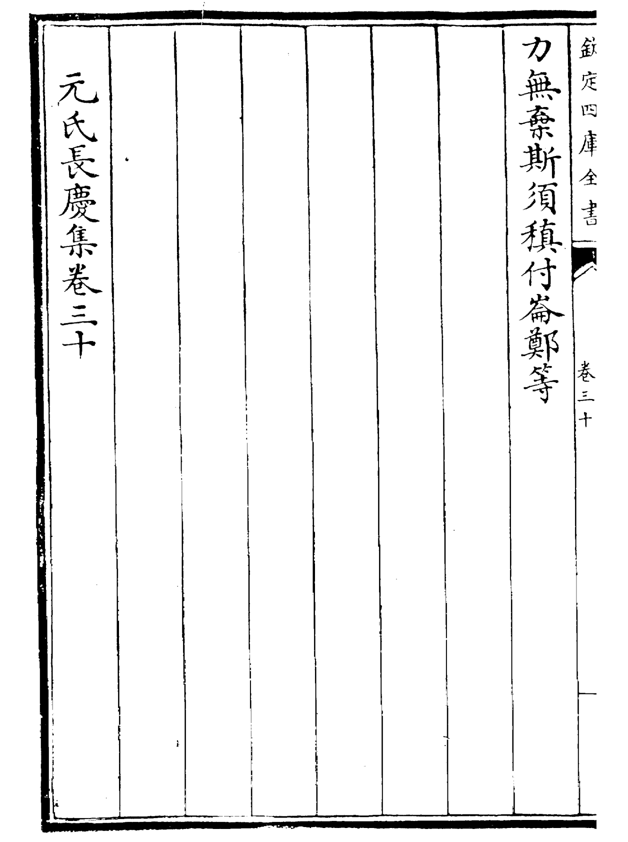
誨姪等書

告崙等吾謫寘方始見汝未期粗以所懷貽誨於汝汝等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産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爾所詳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禄持窘絶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

矣知衣食之所自始東都為御史時吾常自思尚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訓而況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為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為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為汝師乎吾尚有血誠將告於汝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牕下鑽仰沉

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烏之報復下未能減親戚之饑寒抱釁終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願為人兄得奉養之日長吾每念此言無不雨涕汝等又見吾自為御史來効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尚知之乎吾此意雖吾兄弟未忍及此蓋以往歲忝職諫官不忍小見妄干朝聽謫棄河南泣血西歸生死無告不幸餘命不殞重戴冠纓常誓効死君前揚名後代歿有以謝

先人於地下耳嗚呼及其時而不思既思之而不及尚何言哉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書以求榮達其為人耶其曰人耶吾又以吾兄所職易涉悔尤汝等出入游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於此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嘩縱觀汝信之乎吾終鮮姊妹陸氏諸生念之倍汝小婢子等既抱吾歿身之恨未有吾克己之誠日夜思之若忘生次汝因便録吾此書寄之庶其自發千萬努



力無棄斯須積付崙鄭等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一

唐 元稹 撰

書

代諭淮西書

某月日山南東道節度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檢校司空嚴某致書前彰義軍兵馬使吳侍御及淮西將士官吏申光蔡等州百姓等奉十月十九日詔書以某充申

光蔡招撫使某月日遣使齎勅送付界首布告訖某頃
鎮太原與吳侍御伯父相國公同受恩寄交問歲時歡
好不絶僅十餘年可謂至矣及吳侍御先尚書繼當寵
命某又領鎮荆南前好復修款密如舊弔喪問疾禮無
不時亦可謂勤矣某於吳侍御伯父先父既等夷於吳
侍御實丈人行固已私矣況朝廷以吳侍御因喪擾惑
迷誤詔旨欲思致訓未忍加兵仍以某為招撫之使是
吳尚書之嗣既絶而由某有復聯之望捧詔以來夙夜

憂歎不任憐痛之懷某欲上徵古類恐引諭不明切為諸公以近事灼然在耳目者言之今吳侍御棄喪背禮捨父干君誘聚師徒希求爵位者豈不以貞元末年天下方鎮物故往往依憑衆請而得者十恒二三以此為自僥之證耶甚不然也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春秋高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師長蓋一時之權也今天子二十八即皇帝位控一海內臣妾夷狄赫然皇威熏灼白日初楊惠琳劉闢李錡猶守故態謂朝

廷未即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變夷懾竄戎臣震惕相與奔走朝闕之不暇今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闕御長即吳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此衆不可憑位不可取之明驗也今吳侍御蓄聚糗糧繕完城壘偷侵縣邑不自危亡者豈不以貞元中吳相國為饞邪所鬬錯誤朝章韓太保率衆奉詞而吳相國終以宥免又以此為自偷之證耶又不然也日者謀議之臣筭

畫不審韓太保行陣之將耳總統非所長而又徵天下烏合之衆以授之是以遷延進退不時成功然猶吳相國悔過乞降深自咎責朝廷多之僅乃全活且吳相國躬服節儉衣食與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能支一戰耳今吳尚書馭衆日淺吳侍御年位俱畀諸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懐信服之志百姓日蹙賦斂月加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壯者刼而為兵老弱妻孥吞聲於道路而欲以吳相國三十年拊循積

聚之力為自比甚相懸矣況國家命全軍之將用不竭之資烏尚書董懷汝之師李尚書舉陳許之衆柳中丞以鄂之全軍軍於安陸令狐中丞以淮南之銳旅屯於壽春某以襄陽之勁卒數萬集於唐而又益之以魏博之驍騎江陵之強弩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無出疆之費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師抗天下無窮之衆雖妾婦騃孩猶知笑之而況於義夫壯士哉若聖天子推含垢之化圖不戰之功使環而

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絶倉廪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儻或神筭風驅天威電激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廹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時之宥免矣此又力不可支勢不可久之明驗也今吳侍御厚利買交嚴刑刼質謂王師可敵謂已衆不離者豈不以大將李義等言甘約重許與死生之

為耶又不然也夫李錡據吳楚之雄兼榷管之利選才養士向十五年獨以張子良為腹心不貳之將故授以銳健先鋒之兵又以裴行立為骨肉不欺之親故授以敢死酬恩之卒然而一朝還延王命稱疾不朝子良朝倒戈以攻於外而行立夕縱火以應於內錡則戮死而張裴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劉闢秉韋令饒衍之後廩藏穀帛以億萬計啖養士卒憑恃阻固以仇良輔有樸厚不摇之心是以成其要害而授之兵然而天兵

一麾因壘來下席卷餘孼巴蜀大定闕則戮死而良輔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盧從史內蘊私邪外張威武熒惑天聽逗留王師以烏尚書有委用親信之恩故授之以爪牙衛已之衆然而睿畧潛施元凶就執烏尚書清壘整旅以俟命從史放死而尚書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見聞也此數君子者豈受利不厚而誓約不明哉蓋逆順之理殊而子孫之禍大也且田太保季安藉累代繼襲之勢身沒之後嗣子不肖將卒聚謀而請之天

子天子嘉其忠而與之賚百萬之財以贍軍復三年之賦以勵俗輟郎署之英以榮其賓介而坐專席操郡國者又相繼彼魏博三軍之士豈獨不受恩於田氏父子耶蓋苦其束縛禁閉終日以城門為戰場思復泰然游泳於王澤耳今國家用烏尚書為重鎮所以警諸將囚縛受賞之功用仇大夫為先驅所以警城堡降下寵榮之利使田大夫統魏博嚮義之旅所以勵三軍去邪附正之機奈何吳侍御碎六尺之軀為李義輩求福之費

絕公侯之嗣為淮西軍受賞之資其為人謀也則厚矣自謀何薄哉此又將不可恃而兵不可保之明驗也今天子垂惻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吳侍御若束身歸朝將吏等繼踵向闕縱不得與烏尚書張金吾分封並位受立功之賞獨不得與田懐諫命服趨朝奉先人之家嗣耶且張伯靖五溪之蠻隷耳聚徒殺人為惡甚大聖上憐其愚詔某招致之而猶據戎行之右職忝佐郡之清員豈獨於吳侍御洎淮西之將吏而阻其自新之路哉

諺曰天不可違又曰時不可失書至之日善自圖之如或違天失時寢而不報則王師進擊於外義士潛謀於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異日為天下戮笑而李義等代封侯之利豈不大哀哉戎事方殷未獲周盡感念平昔興然動懐

上門下裴相公書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閤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

於笏上為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閤下即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郊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東身之款未堅則閤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閤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也堅辨清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構致羣材使棟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

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閤下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邑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勲及積等㧞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胷

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閤下今日之雄材大畧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内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内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吕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還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

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𥫉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

舒其柢攣罝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黿鼉之有泉烏烏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鑠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閤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窒閤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閤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為説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某終老於窮賤固其宜也儻閤下復三二年遲

廻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閤下之才畧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為天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於閤下閤下若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餧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懐次

有以廣閤下好善救人之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閤下與

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

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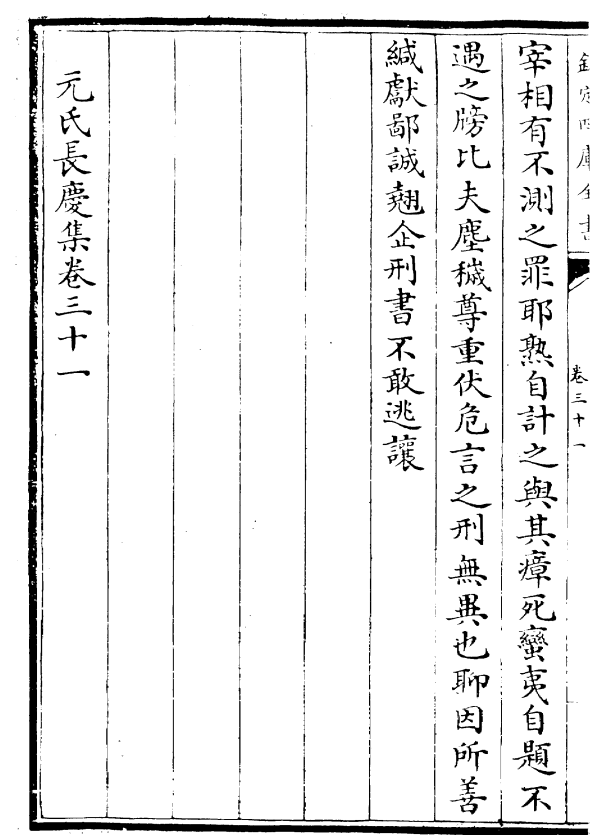
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閤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

以閤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嶶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

安有救裴衆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

行渙汗之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

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干



宰相有不測之罪耶熟自計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六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二

唐 元稹 撰

表奏 有序

劉秩云奏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

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憲宗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訏視聽者予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纁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侍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詳三十七卷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墨過礪

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權薪盜賊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
予自東川而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外莅東都臺天
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
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
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帥死於軍徐帥鄆
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
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

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百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千三十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以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嗚㑹河南尹房式詐諼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皆𠮧噪宰相素以刻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叚公一日獨得

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相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邉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省中語召入禁司且欲亟任為宰相是時裴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之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擁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

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命予與裴俱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相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有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情辨

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也其餘郡縣之請奏賀慶之常禮因亦附之於件目始教本書至為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七十有七奏終殁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毁之易至也

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疏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

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宫之中羣臣莫得
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
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
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茍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
之君子望風而悦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
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竦利而言曰
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

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茍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

而不内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况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逺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葢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諌者惟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諌於上文皇帝大悦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諌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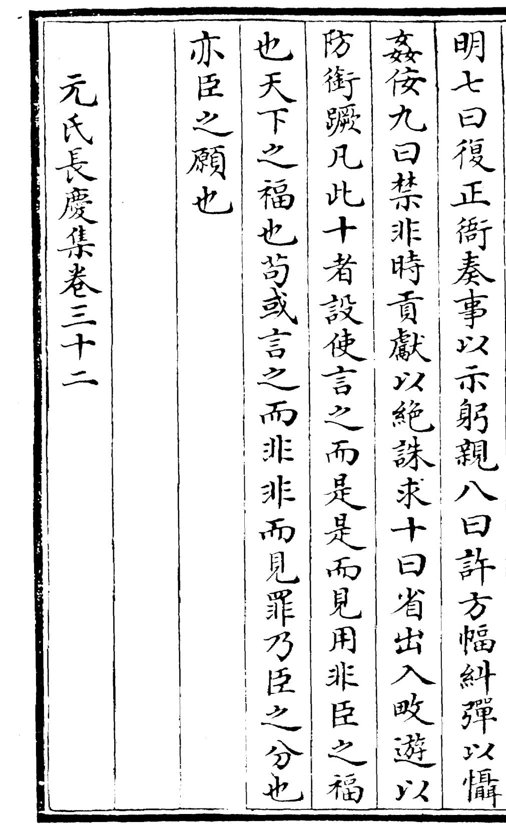
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

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山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

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疏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

為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
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
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令之備召承顧問
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
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暇又安暇陳理亂
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
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
景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

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禛者稟性駑鈍眛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輙敢冐眛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



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絶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茍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二